

二十四节气

立夏：醉倒在夏天的第一个节气里

王 寒

还有乌饭麻糍，卷成筒状，外面滚上一层嫩黄的松花粉，里面是豆沙，色泽乌黑，又甜又糯，味道实在好。

立夏食事，总是让人津液暗生。家乡人过立夏，南边的人吃麦饼，北边的人吃食饼筒。“醉夏无麦饼，白碌做世人”——立夏节要是吃不上麦饼，做人算是白做了。旧时穷苦人家，没有麦粉，就轧青大麦磨“麦虫”以代，故又有“富的醉夏筒，穷的磨麦虫”之说。

家乡的立夏食事中，还要食蛋、食笋、食蚕豆、食梅、食桂圆、食甜酒酿。食新蚕豆，为的是清心明目；食青梅，防腰酸；食桂圆，明目；食蛋、食笋，则是为了健脚骨，知堂先生也是这么说的：“吃过一株健脚笋，更加蹦跳有精神。”

立夏时，旧时有迎夏的习俗。传说夏季归祝融管辖，是日，天子率众臣去郊外迎夏，穿朱衣，佩朱色玉珮，坐红车，骑赤马，插朱旗，祈求保佑平安和丰收。回到宫中，掌管冰政的凌官打开冰窖，取出冰块，分给大臣，作为消暑的提前预演。

立夏旧俗里，还要称体重，到立秋再称之，以验肥瘦。传说三国时刘备之子阿斗于立夏日被带往江东，孙夫人给他称过体重，精心抚养，以后每年立夏再称一次，写信向诸葛亮汇报，以示尽心，传入民间，相

沿成俗。除了称体重，民间还有斗蛋习俗，两蛋相击，以不破者为赢。

立夏前一日，陪一位远道而来的朋友到天台，去华顶山上看云锦杜鹃，去国清寺吃素斋。云锦杜鹃正逢大年，花开时，是铺天盖地的热闹，山上一片锦绣。国清寺里的老牡丹，谷雨时花开得正好，到了立夏，精神有些不济。倒是绣球花，精气神十足。李渔说他是中年之后才喜欢上牡丹的，我是中年才喜欢上绣球花的。小时候觉得绣球花长得俗气，如今，只觉得它喜气大方。绣球花在立夏时，迫不及待地开了，它的花期很长，能开满整整一个夏天，简直就是花界劳模，故被称之为“无尽夏”，至于另两个名，八仙花和紫阳花，倒不及“无尽夏”的意味深长。

寺院里的千年隋梅，结了青色的果子，待梅子从绿转黄，夏的气息就浓了。“春色将阑，莺声渐老。红英落尽青梅小”，是寇准的诗，杨家将中的这个寇老鹳儿，审过葫芦、问过黄瓜、打过城隍、拷过地瓜，是耿直忠义之人，不承想，写起青梅，竟然这般温情。

中午在寺院吃素斋，七碟八碟的素斋，只道是寻常，那一碟酸脆清爽的青梅，却让人难忘。腌渍后的梅子已无酸涩，只有清甜。腌渍的梅子并非第一次吃到，只是这梅子，长在千年的隋梅上，这株隋梅，仿佛

也有慧心与慧根。深山古寺，老树繁花，梅子青绿，便觉得立夏时吃进嘴里的这一颗梅子不同寻常。

次日，本欲返程，被好客的乡亲留住，带我走古道，留我吃立夏饭。立夏时，山道自然是极美的，有蔷薇绕墙，有山花怒放。初夏的风吹过，摇动树叶，像低沉美丽的和声。泡桐花落了一地，桐花落了，春天要走了，春天到哪里去，谁也不知道。宋人黄庭坚惋惜春天留不住，让黄鹂打探春的去处。黄鹂在枝头婉转啼叫，不知疲倦，至于唱的是什么歌，只有自己知道，“百啭无人能解，因风飞过蔷薇”。黄鹂鸣唱，风过蔷薇，立夏的景致，如歌，如画。

甜酒酿，乌米饭，食饼筒，两三样主食，五六个小菜，四五个知己，再加三杯两盏的淡酒，进食前，还特地称了体重。这个立夏，过得倒是相当认真。家乡的父老乡亲把立夏称为“醉夏”。春天里泡下的桑椹酒，立夏时可以端上来了，去年夏至时泡下的杨梅酒、寒露时泡下的桂花酒，也统统可以端上来了。立夏日，会喝酒的当然要痛饮，不会喝酒的人，也要少许意思一下，表示点迎夏的意思。“醉夏醉夏”，哪能滴酒不沾呢。

醉夏醉夏，在夏天的第一个节气里，可以醉一场。



立夏是个有意思的节气，还带了些许醉意。立夏的习俗，各地不尽相同，有各自的说头和讲究。但是每一回的节俗到了，都可以理直气壮地吃吃喝喝。江南的很多地方，立夏日，要见三新，三新为樱桃、青梅与新麦。还有一些地方，立夏之时，要吃五色饭，以赤豆、黄豆、黑豆、青豆、绿豆等五色豆，拌合粳米，煮成五色饭。江南人家，还喜食油黑乌亮的乌米饭，把乌饭叶捣碎，浸水取汁，煮粳米或糯米，就成了乌米饭。乌米饭可甜可咸，咸的加了蚕豆、豆干、虾干、咸肉或火腿肉，香气四溢，别有风味。

画说三晋⑬

大学校园里
的老建筑

萧 刚 文钢笔画

第一次走入山西农业大学这所历史悠久的学校，就被深深地吸引住了。或许是偏爱民国建筑的缘故，穿行其中，莫名地被带到那个未曾谋面的年代。

山西有很多院校历史悠久，也留存了很多老建筑，但这里很特别，遍布院内的别致建筑，在各种树木的映衬中焕发出独特迷人的气质。

校园内每座老建筑都有自己的个性，感佩那个年代的设计师对混搭的理解，我在勾线搭架的过程中感受更深。



纪实

这一战果来之不易，既与前方将士日夜拼搏分不开，还与当地政府和医疗机构的积极配合分不开，更离不开后方强大的支援。换句话说，援鄂医疗队在支援湖北，山西这个大后方则在支援整支医疗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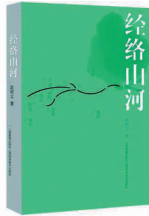
回想潜江奋战的57个日夜，最让关伟难忘的是一位产妇。她是在生产时感染新冠肺炎的，孩子一出生，医院便将母子隔离。见不到孩子，自己又被感染，产妇焦虑、恐惧甚至绝望，整日以泪洗面。关伟以逍遥散加减为她疏肝理气，症状虽有所缓解，心情依然抑郁。这时，冯立忠接替张晓清前方总指挥一职，前来潜江看望医疗队员，他了解到这一情况后，当即做出人性化安

排，在确保母子平安的前提下，让她们“见”一面。护士把孩子裹严实，戴好口罩，抱进病房，母子俩隔着两米远，母亲其实只能看到孩子两只滴溜溜转的黑眼睛。即便如此，母亲已欣喜若狂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，笑意在眉梢上飞扬，看到孩子无恙，病情很快好转。回想起那一幕，关伟眼圈红了，他说，你知道的，那一幕真的很感人，真的让人心碎。“你知道的”是关伟的口头禅，他的每句话几乎都以此开始或结束，这句口头禅或与他长期与病人打交道有关——病人大多对未知的将来感到恐惧，一句“你知道的”或可让病人释怀。说到产妇，关伟又想起一位小朋友，只有4岁，感染严重。可孩子嫌中药苦，拒

■ 山西教育出版社

61

赵树义 著



《经络山河》节选

绝吃，而他年龄太小，很多西药又不能用。没有办法，大家只能轮流做孩子的工作，关伟一遍又一遍的“你知道的”终于赢得孩子的信任。孩子同意吃中药，10天后转阴出院。

3月23日，关伟结束援鄂任务，乘机返回太原。

连载

■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61

毕星星 著



《河槽人家》节选

一进大门两侧就是卧室一盘炕，谁愿意？

蝶孩家要走路，二叔家不让。两家顶了牛，僵住了。

我清楚地记得，一个深夜里，一盏煤油灯，灯光如豆，在灰暗中忽闪着。蝶孩他爸又找到我家，两个黑影在灯光里摇晃着，他找我父亲商量那几间房子了。他拿着签

好的契约，对父亲说：你就做做好事，添上几句话，把你的走路也卖给我吧。

父亲识字，还是懂得一点政策的。父亲说：不卖给你，如今地都是公家的。我只能卖房子，那地就不是我的地，我哪敢卖给你。

蝶孩家买不下走路，和二叔两家出一个门，就麻烦得很。有时他家没回来，二叔回家了，大门在里头上上了闩，他们进不了家。有时他们还在家，二叔出门，在大门外上了锁，他们出不去。时间长了，次数多了，两家的仇怨越积越深，终于开始打闹。

上世纪70年代，蝶孩不过三十来岁，在巷里挺绵善。蝶孩他妈，却是个刚强硬气不服输的女

人。她不相信这房子她家住不成，她决不让步，在巷里，碰上二叔，她破口大骂，大骂二叔故意堵路，不让她家进出。她是个泼辣的女汉子，她会跳脚大骂：

“贼斗娃，死斗娃，你个不死的斗娃，你占了那么多房子，想带到阴曹地府去呀？”

“死斗娃，你个绝户头，你房子再占得多，顶个屁！看你能留给谁！你忽忽悠悠一根线，还想拉一挂大车？”

斗娃是二叔的小名。

再后来，吵架已经不顶事，两家断不了大打出手。二叔一家不是蝶孩一家的对手，一般二叔都会主动避开。那个大车门，二叔却是紧闭勤锁，决不让步。

随笔